

二 姐 結 婚

克 明 著



大 衆 同 叢 書

二 姐 結 婚

電 明 著

和 平 書 局 印 行

前言

這個集子所包括的五個短篇，是我近來創作的一部分。主題是反映翻身以後工農婦女的新思想、新情感以及她們堅強的鬥爭性格。我是在學習創作的，雖然我盡力要把這些人物好好地加以表現，但事實未必與主觀願望符合，這就只好請讀者們多給指正了。

克明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五日於北戴河北海濱

目 錄

前言

二姐結婚.....一

波折.....一一

女共產黨員陳杏華.....一九

四朵化.....二六

蘇小珠.....三六

小雲調班.....四一

二妞結婚

二妞她娘每次看見二妞唱唱喝喝回家來，就不由的要翻叨她幾句：「看你這個半瘋勁，哪像閨女家來頭！十九咧，沒點穩重氣氛！」二妞不答話只笑笑，娘便換了口氣：「我是這麼個脾氣，心裏有話就得說出來，不能悶在心口。」

二妞姓李，有個哥哥在部隊上當連長，有個姐姐已經出了嫁，她和娘過日子，種着十二畝地，和鄰家夥養着一頭牛。一年價耕、耩、鋤、耨，除了忙不過來時舅村裏幫幫忙，全是二妞的事。二妞個子長的不高，可是挺結實，裏紅色的長方臉，兩個大眼水凌凌的有精神，她有個直爽脾氣，見到不高興的事，聽到不對頭的話，就得搶白幾句，對娘也是一樣；可是事過了呢，也就完咧，她從不在心眼裏忌恨人。二妞她娘五十多啦，身子股也挺結實；頭髮已經斑白，看那通紅的臉色，還很像個四上下的人，她每天做飯、餵豬，還戴着老花眼鏡做活計；有個空，就拉過紡車來紡線。她平常愛翻叨嘴，常惹的二妞不高興，娘兒倆常常就

有個小爭吵。但她因看着二妞像個寶貝，一見二妞不高興，馬上就把話岔開。二妞待娘也等一百一，過年過節村裏慰勞點好東西，全讓娘吃啦。

二妞她娘早就有這麼樁心事：閨女大咧，該出嫁了——毛主席的主意樣樣好，只是不該讓閨女們自己作主找男人，她常和二妞說：「俺年輕的時候，哪個當閨女的能跟一個年輕的小伙子說話？這嗆閨女們出頭露面的開個會，幹個活，還有可說，只是自己作主找男人，才是自古沒有的道理！」她打定這麼個主意：二妞怎麼辦都可依着她，若她自己作主找男人，不能依着。

西街上有個青年叫王長發，這程子來找過二妞幾趟，過年時二妞還給他做了雙鞋；二妞她娘雖沒見過，但從二妞她二孀子嘴裏聽到就老大不高興，可又不好意思說出什麼來。

一天，二妞耕地回來，在門口上碰見東街上那個老媒婆王大娘，王大娘朝她笑了笑，張了張嘴想說什麼，可是沒有說出口，一扭頭就走了。二妞一看就明白了七八分，吃着飯，便問她娘：「老媒婆幹什麼來了？」娘一愣，知道紙裏包不住火，便說：「你大娘給你說婆家……」二妞不等娘說下去，便把椅子一擡，脖子一歪說：「這嗆哪還有像你這樣老腦筋的？結婚與自主了！妳給我訂了婚也是白費！」娘這回可真的動了氣，把笤帚疙瘩往炕上一

擲說：「妳們死了頭！慣的妳懶了天啦！娘舍主也不能做了！——自打妳四歲上妳爹死嘍，我受着千辛萬苦把妳們養大了，還會來……」說着，老人家可就哭起來了。

二妞見娘一哭，心也就軟啦！本來囑「自打二妞記事，娘黑價白日不停針的給人家做手工活，苦苦苦業的拉扯着二妞她們哥妹三個長大，那年娘抱着二妞，領着哥哥姐姐去討飯，娘緊緊裹帶子不吃飯，也讓三個孩子吃飽……二妞想到這裏，扔下飯碗，也不作聲。二孀子聽她們以為鬧什麼大事，趕過來解勸，問來問去，娘倆都不好意思說什麼，倒全笑了。

下午，二嬸套上黃牛，到河沿上去耕地，和王長發碰到一塊，誰也沒招呼誰，耕了一會兒，讓牛臥在地頭上喘氣，兩人同時朝水邊走去。

王長發本是外地人，民國二十年跟爹娘逃荒到這裏，租地主李世年六畝地種；連窮帶病，爹娘幾年便死了，只剩下王長發一個人，託人說合着借了李世年五十塊錢，買兩口薄棺材埋了爹娘，他就給李世年扛活頂賬，自打前幾年，共產黨領導農民進行土改，他才翻過身來，分了五畝地，兩間房；他今年才二十一歲，粗手大腳，黑紅的四方臉盤，圓圓的兩個黑眼睛很明亮；他當過民兵，前年配合部隊執行任務，捉住兩個蔣軍，得了一枝大槍；後來當

— 4 —
上了青年團的委員。他和二妞的戀愛，還是在去年正月平分結束時開始的。那時要分的勝利果實，滿滿的堆了一大場，王長發他們的「民兵糾察隊」和二妞她們的「婦女糾察隊」負責站崗看守着。

半夜了，村子靜得一點聲響也沒有，圓圓的月亮像個燈籠掛在天上，王長發擋着大榆，圍着勝利果實轉來轉去。頭一圈，就和揹着兩個手榴彈的二妞碰上了頭；兩人誰也不好意思說話，各人走各人的；第二圈，兩人又碰上了頭，還是不好意思說話，各人走各人的；第三圈，又碰上了頭。

別看兩人誰也沒說話，可誰也有心事在心裏轉：先說二妞，她想起了七歲在地主李世年家地裏拾麥子，李世年那個狗孩子李勝，硬說二妞偷了他的麥子，拿着棍子要打她，這時王長發不言不語的從李勝後頭狠狠的棒了一拳頭，拉着二妞就逃跑了。二妞可永遠忘不了這回事，也永遠愛着王長發這股不言不語的勇敢勁；前年王長發得槍立功開慶功大會，二妞喊口號使的勁最大，這點意思不知長發覺得不覺得；她早想找個空子跟長發拉拉話，老不湊巧。今天，這麼好的機會，這麼好的月亮……二妞心裏「嚙通嚙通」像敲小鼓，話到嘴邊又嚥下去了。再說王長發，這個人心眼裏的什麼事，往往是不愛說；若說，就得尋思透嘍！他用眼瞞

着二妞走過來，又用眼送着二妞走過去，他想起二妞在鬥爭地主李世年大會上訴苦，想起二妞一看自己就含笑的臉，那水凌凌的兩隻眼；也想起拾麥子時的那回事……

又轉了個圈，又碰對了頭，二妞故意的咳嗽了兩聲，長發站住說：「妳冷嗎？我把這大衣脫給妳！」二妞用很低的聲音說：「不冷，……咱們歇會吧，長發哥！」

揀了一條大木頭，兩個人就各坐在一頭；先由拾麥子的事說起；說到鬥爭會，訴苦，說起幹莊稼活，說到幹革命工作，又說到了那回開慶功會。二妞說：「人人全誇長發哥工作好，往後你要多領導着我點！」長發說：「我哪跟妳？妳幹活比男子還棒！……往後互相多幫助吧！」

說到這裏，背後忽然嘩啦一聲，兩人一回頭，看見兩個人影。長發把槍栓一拉，喊了聲：「口令！」二妞也舉起手榴彈，盯着那人影。

兩個人答了口令，笑着走過來，原來是農會主任楊老鐸和婦女會主任王秀梅來查崗。愛跟二妞開玩笑的王秀梅說：「早聽你倆談的怪熱鬧，沒敢打擾，……」說到這，長發和二妞都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只扭過臉去。從這，他倆戀愛的事跟上級說了說，上級也挺同意。到今天，二妞就想告訴娘，可是又不願開口。

兩人到了水邊上，揀塊乾巴地方面對面坐下，二妞摘下毛巾擦了臉汗，把上午見了錢婆和娘吵嘴那回事跟長發說了一遍，問他：「你說怎麼辦？」

長發只微笑着看那似流不流的水，二妞連問幾句，他都不言聲，二妞有點急，便歪起了脖子，長發不緊不慢的說：「那全在你有決心沒有！」

二妞又氣又急拾一塊坷拉投在長發身上說：「你這個人真是……誰沒有決心哪？是跟你商量怎麼把娘的思想轉過來！」

長發這才說：「老人們從舊社會出身，思想上免不了有點封建渣滓！……還是要用道理慢慢說服，不要鬧警扭！」

二妞心裏話：「無怪人家當委員，真有一套理論！」長發說一句，她哼一句。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商量辦法，有說有笑。若不是一個賣大葱的喊給他們兩家的牛碰頭，她們還不知太陽已經平西了呢！

x

x

x

隔了幾天，一年多沒回過娘家的大妞，忽然買了點點心來看家。大妞叫志芬，大妞本是乳名；這二妞叫志芳還是排着姐姐叫的呢！可是娘從來沒叫過她們姐妹的大號。大妞今年二

十六歲，一九四〇年就參加了共產黨，當村鄰會主任。她長的和二妞差不多，只是個子還小點，臉也白些，脾氣也比二妞好。

女兒見娘，說起來話長，晚上睡了覺，娘倆就拉開了話匣子。先把村上土改的事說了說，便說起今年天旱雨缺，大妞說她們的生產互助組台夥挖井，娘說這事不錯，可是不下雨不如求求菩薩。娘倆爭論了一會子，才扯起二妞的親事，娘說：「咳！二妞太瘋了！俺算管不了她。……」睡在炕另一頭的二妞急的接過來說：「姐姐！你評評這個理，咱娘……」二妞說到這，娘一骨碌就從被窩裏起來：「什麼理？什麼理？——我算價的你翻了天咧，我還沒說一句你就擰嘴！你再說，你再說！……」二妞也氣呼呼的坐起來，想起長發在河沿上說的話：「要慢慢用理說服……」便壓下氣去，聽着姐姐怎麼說。

大妞慢聲低語的說：「娘！着急幹什麼？親娘（兒）們還有什麼過不去的事？各說各的理，誰對誰不對，還能沒個結果？」

娘穿上衣裳，點上燈；燈一明，照得那滿屋子新傢俱耀眼的亮，新箱、新櫃，還有一個鑲着金黃邊的迎門桌，大妞看見這傢俱倒想出了一個話頭兒，故意的問娘：「這些傢俱是少錢買的？」娘壓住了氣，說道：「迎門桌和箱是土改時分的，那個櫃是賣了分的木頭，又

搭上了二十萬買的！」大妞問：「娘！土改是誰的主意？」娘撥着燈花說：「毛主席嘛！他老人家辦事樣樣全是爲窮人，我還不知道這個理？」大妞抓住了開鎖的鑰匙，一字一句的慢慢對娘說：「娘！妳也明白：毛主席出的主意全是爲咱們翻身過好日子；自由結婚也是毛主席的主意，也是爲了讓年輕的人們和陸陸的過好日子！」大妞看看娘的臉，已不那麼緊繃、繃的了，又接着說：「我小的時候，常見俺爹用棍子打妳，妳氣的要尋死上吊埋怨俺姥姥不明白，這事妳還記得不？……」大妞說到這，娘的心一下就翻了個過，肚裏的氣也消了一半，想起自己早先糊裏糊塗的嫁給了個酒鬼，挨的打沒法記着，這會兒想起來心還發酸呢！當時若讓自己「挑」，怎麼也挑不上「他」：十幾畝好地全賭錢輸咧，若不是世道轉變，毛主席領導，不定還要受多少罪呢！……

娘瞅着燈光呆了一會，就說：「我是只恨這妮子不早一點說給我一聲……，街上人們風言風語的……」大妞還是那麼一字一句的慢慢說：「娘！那是莊稼人們幾輩子沒見過自由結婚，覺着新鮮，來當個希罕事唸叨。二妞！妳跟娘說說！」大妞用眼斜了二妞一下，二妞也挺機靈看透了姐的意思，她走到娘跟前，先自己責備自己：事前不該瞞着娘和娘吵嘴，見娘臉上有了笑模樣，就很柔和的說：「俺倆說過幾回話，也是互相幫助進步講講工作，人家是

個共產黨員，明白的道理多；再說：上幾天咱們點種那一畝半棉花，人家也很幫咱的忙……僅倆當中，可沒有一點對不起娘的事！再說這事有婦會主任介紹，又是區上同意的。」

二妞說到這裏，娘的氣也就全消了，催着大妞、二妞「快睡覺吧！」

倒在被窩裏，老人家怎的也睡不着，翻過來，翻過去，她想起老年的事，又想這咯的事；想起王長發……真是個老實孩子，比王大娘給二妞說的那個買賣人可強的多；老輩子的女人們像裝在籠子裏的鳥，這咯的閨女們自自由的挺樂和，怎麼自己倒看不下眼去？……大妞的話也有道理：看舊世道的事看慣了，乍一看見新世道的事，就覺得不順眼；好比上些年開剪髮一樣，看見個沒有辮子的閨女，人們就喊「洋雞」「沒有尾巴」，這咯看見有辮子的閨女，倒覺得不順眼，……

天過半夜了，她又想到另外一回事：「兒子不在家，大閨女一年二年不準來一趟，二妞再離開自己，剩下一個人空空落落的……地怎麼種？」她偷偷把大妞叫醒，把這點想不開的話說給大妞聽；大妞說：「娘！二妞又不出村，他們倆捎帶着脚就把這點地種了！再說，還有村裏幫點忙！」娘說：「人在哪，心在哪！閨女出嫁就是人家的！」大妞還沒回答。沒睡着的二妞倒搶着插上了嘴：「娘！我保準多來看妳，地有『他』幫助，一壠也荒不了——俺

們早就講好了這些。」

老人家就笑了。

的答應了！

第二天，農會主任楊老鐸和婦會主任王秀梅，來給長發和二妞當媒人，二妞她娘很乾脆，

隔了十幾天，長發和二妞舉行新式結婚。

波 折

晚上，明亮的月光，照着寬敞的院子；秀芝的娘，在剛發芽的棗樹底下揀棉籽兒。秀芝推開虛掩的門回來了，娘抬起頭來問：「怎麼今天散會早？貸油餅的事商量好了？」秀芝匿在娘身邊，好像沒有聽見。娘有點奇怪：女兒每天開會或下地回來，總是蹦蹦跳跳的喊一聲「娘！」可打當上了婦聯會生產委員，又自己找上了對象後，出來進去的老是唱「東方紅，太陽昇……」怎麼今天晚上變了樣兒？她接着又問：「區上不是早把五千斤油餅貸到咱村了？怎麼還不貸給種棉戶？」秀芝還是不言聲，只低着頭用手把棉籽一個一個的挑揀：捏着個兒大又實稱的，就扔到簸箕裏；秕拉的，就扔到小簸箕裏。

娘納悶了：秀芝自小好脾氣，從不跟人吵架，怎麼回事呀？她用眼仔細看着女兒：月光透過窗棂照進來，洒在秀芝臉上；秀芝的圓臉漲得通紅，大眼睛閃閃的含着淚：「不定受

了誰的氣啦！這孩子自小就是這個脾氣：越生了氣越什麼也不說！」娘想到這裏，便用手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立起來說：「秀芝——咱早會兒睡吧！」秀芝勉強裝作沒事似的說：「再練會兒吧！明天浸上種，過幾天就要種呢！」說完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。娘見秀芝不願走，便又靠樹根坐下說：「孩子，我看你心裏不舒服！……」秀芝不等娘說完，用手抓起一把棉籽，朝小簸籬一扔：「他……光知道自私自利，區區貸下五千斤油餅扶植種棉戶，他自己先要貸一千斤！批評他，還發脾氣！」娘聽不清秀芝是指誰說的，驚疑的插嘴問：「哪個呀？」秀芝不顧娘的話，接著說：「在會上，我批評他，他跟我發火……」

一陣微風吹過，棗枝子沙沙響了一陣，掉下幾個嫩綠的葉芽兒，娘把秀芝扔亂的棉籽，又從小簸籬揀回大簸籬，緊追着問：「誰呀？」——倒是誰呀？秀芝說：「誰？」——還不是「他」？娘只顧揀棉籽，沒有更多思索女兒的話，還是追着問：「可倒是誰呀？哪個他」？……秀芝用手使勁一拍簸籬緣，眼裏幾乎湧出淚來：「李金虎呀！」

娘一聽「李金虎」，揀棉籽的手立時停止了：「啊！李金虎！……」老人家心裏話：「生產隊長李金虎，是秀芝沒過門的男人；這程子我正忙忙和預備給他們辦喜事，怎麼兩人……」

月亮無聲的移到西南天角，娘催着秀芝收拾籬籬睡覺。

二

秀芝今年十九歲，自打八歲上，爹給財主扛活累死後，娘給人家縫縫洗洗做點手工，她就天天攆着妻子到山坡或河灘去拾柴，北街上那個比秀芝大一歲的金虎，是財主家的放羊娃，常趕着羊羣，跟在秀芝後邊，幫着秀芝砍柴、揸簍子；秀芝也常幫助金虎趕羊、找羊。七七事變後，共產黨來啦，打跑了崗樓上的鬼子，領導窮人們翻身，秀芝和金虎，全成了土改中的積極分子，又都是青年團員，心裏一天比一天近乎。正月裏，經過村長介紹，倆人在區上登記訂了婚，一塊開會、一塊生產。秀芝對金虎的脾氣、秉性摸得更清啦：金虎搞工作、幹活、學習全是好手，就是有點「自私自利」的缺點。當上生產隊長後，領導羣衆鬧互助、搞副業，都得過上級表揚，可是上級往下貸款或是貸糧的，自己總想多佔點。這回區上貸下五千斤油餅扶植種棉戶，他自己非要貸一千斤，秀芝在生產聯席會上批評了他，他用袖子走啦！會也沒開好就散了。

秀芝倒在炕上，看着窗紙上的月光，像點着燈那樣明。她怎麼也睡不着，老是想：「我